

千年“石炭歌”

姚中华

煤属石头家族的成员,隐身在地层深处,历尽地壳亿万年的运动变迁,有着自然造化石质的机理和坚硬的禀赋。煤又有别于一般普通的石头,它不是地壳深处岩浆凝固的产物,而是大自然植物历尽沧海桑田演变的结果。黑黝黝的煤块储藏着最原始的能量,当它重见天日后,燃烧自己发出光和热,温暖着这个世界,也温暖了亿万人。由今溯古,追寻煤在人类生活中的足迹,古时它被称为石墨、石炭。最早记载开采并讴歌它的,是苏轼的《石炭歌》。

一

早年读《石炭歌》,只觉得它是宋朝那位伟大诗人数量庞大的诗词中的其中一首,豪放、亲切、自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当我和一群人走进延伸在地下数百米深处坑洼不平的巷道,脚踩着碎石和煤矸发出吱吱声响,去寻找煤的痕迹时,脑海中回想起《石炭歌》,猛然感到别样的亲切。有文字为据,祖先寻找并采挖这一被称之为石炭的特殊宝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自从发现这一特殊的石质燃料,人类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开采它、利用它、讴歌它,似乎从未停止。这个通体黝黑,敲击时有金属之声的特殊石头,用独特的禀赋,伴随着人类跨越千年,一路跨进现代文明的大门。

千年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旅程。令我疑惑的是,在这段旅途的起点,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北宋年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发现并挖掘出石炭,让它在寒冷的季节驱散严寒,化解人们一日三餐的窘迫,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一块煤,在那个寒冷难熬的冬天再度回到世间,以最原始的能量,化火光和热,在昏暗的夜晚,绽放成人们心目中奇异的花朵。

说来也巧,诗人记载的石炭发现地,一个叫白土镇的地方,与我所生活的城市并不远,算是近邻。深秋季节,怀揣解读诗人诗句的心境,企盼实地查看古人采挖留下蛛丝马迹的心情,我约友人一同前往。

那天,我们跟着车载导航,上高速,跨县道,入乡道,很轻松便找到了位于江苏徐州西南的白土镇。时光越过千年,眼前的白土镇已经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工农业重镇。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街道两旁绿植映衬的楼房错落有致,显示出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活的富足与安宁。千年古镇没有在岁月的长河中湮灭,而是如同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扎根于此,历尽风雨,依然根深叶茂,焕发出勃勃生机。

镇子的西北部,远看有一座山。山势不高,起伏平缓,应

是环绕徐州山脉的一部分。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当年苏轼发现石炭的孤山。向一位老者打听,老者用一种迟疑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待我们说明来意,老者意味深长地说:“好多年没有人提起苏轼在徐州挖煤的事了。”他告诉我们,出镇向北不远处,是花家寺。寺庙附近,自古以来开窑采矿一直没有停止过,如今还有一个花家寺煤矿。原来,花家寺香火很旺盛。现在寺庙不在了,只留下一块石碑。

听了老者的介绍,我们立即驱车前往花家寺。果然,在通往镇北一条公路不远处,有一座煤矿。高高的井塔,长长的运煤管廊,那是现代煤矿的标志性建筑。我知道,如同我曾经工作过的煤矿一样,每天,人们从井塔走进底层深处,与千万年的岩石对话,与深藏的黑黝黝煤炭对话。只是,我们是寻找诗人笔下开采的古煤窑而来,眼前的景象与那首镌刻在脑海中的《石炭歌》描绘出的情形迥然不同。没有“万人鼓舞千人看”的场面,更没有肩挑车拉的情形,只有一条铁路通向远方。我知道,那是煤矿铁路专用线,矿井每天开采出来的煤,通过专列运往远方。

从诗人描述古人开采的炭窑,到眼前这座现代化煤矿,千年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有着怎样的延续与传承,我们找不到嫁接的线索,也无从得知。

二

从石炭到煤炭,不仅是称呼的改变,时光也流逝了千年。当年,那个风雪交加、阴雨绵绵的冬天,徐州城有多少百姓为了生计,陷入一筹莫展之中? 燃料奇缺,为了换取一捆能够生火取暖的柴薪,许多人跑遍全城,一家挨着一家敲门求援,结果到处碰壁,空手而归。

此时,苏轼任徐州太守仅有一年零八个月。到任以来,身为太守,苏东坡领着全城百姓历经阻击围城洪水、抗击百年不遇的旱灾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及喘口气,又面临着寒冬断薪的考验。苏轼心中清楚,缺柴断薪,百姓不仅无法生火取暖,就连一日三餐也成了难题。民以食为天,有米做不成饭,岂不比无米下锅更难堪? 南山的栗林已经砍伐完了,百姓储备的柴已被雨雪淋湿殆尽,就连一捆干爽的秸秆和树枝在城里也难以寻觅。室外,天色阴沉,雨雪连连,根本没有晴好的迹象。

诗人忧心如焚:“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趸。湿薪半束抱衰嫠,日暮敲门无处换。”如何带领全城百姓度过寒冬? 老天似乎给这个天才的诗人出了一道致命的难题。

我们无法考证当年苏轼面对全城燃料短缺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忧虑和压力,能确定的是,身为太守,苏轼并没有坐以待毙,或是草拟一纸公文,把老天出的难题推卸给大宋朝廷。情急之下,他遣派使者四处寻找、打探可以替代柴薪的燃料,最终找到不曾为前人发现可以燃烧的石炭。这一史实,诗人在《石炭歌》的序文中作了专门的记载:“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如同拨云见日。当使者急匆匆来报,称在离城西南不远处的白土镇发现可以充当燃料的石炭时,这位性情豪放的诗人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用他最擅长的文字表达喜悦之情:“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情真、意切、激昂、豪放,诗人用激情的文字,白描的手法,描述了一段发现石炭的场景,中国的采煤史上从此有了生动的开篇。

然而,诗人的感怀和兴奋之情不止于此。从这个能够发出光和热的奇异石炭上,他似乎看得更深、看得更远:“南山栗林渐新息,北山顽矿何劳罢。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他看到了南山那片被日益砍伐的树林,可以休养生息,更看到了刚刚兴起的铁石冶炼,可以锻造出更加锋利的兵器。他甚至遐想,用这种石炭锻造锋利无比的利器,会所向披靡,刺向那些敌人和当朝奸佞小人。诗人的豪迈,诗人的激情,通过犀利的文字,感染着后人。我不知道诗人搁笔之后,会不会登上雪后初霁的云龙山,与好友隐士张山人在放鹤亭中,对酒当歌,举杯同庆。

苍天不负有心人。石炭,这个沉睡在地下亿万年的石头,发现他的不是历代搜刮百姓的官府,也不是踏破铁鞋的地质学家,而是一个到任不到两年的知府,一位以豪放风格著称的诗人。更难得的是,文人用炙热情感,描绘它、赞美它。煤炭史话中,从此有了一段古人采煤的佳话,诗人的诗稿中,多了一首世代歌咏的佳作,百姓心目中,也多了一段为民着想彪炳千秋的事迹。

三

在白土镇,我不知道花家寺当年是怎样的一座寺庙,它已经化为田野里的一阵风,消失在年复一年春种秋收的庄稼里。在刚刚结束秋收整饬的田边,我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花家寺遗址”。寺庙是保佑平

安的象征,这与煤矿开采应该有着一定关联。只是,石碑无言,矗立在田中,像是一个符号,断开一段我们无从考察的历史。

当地人介绍说,像这样的石碑在白土镇还有几处。按照他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古镇寻觅,果然在镇南一座村庄和镇学校附近又找到两块,一块是“白土寨窑址”(村南窑址),另一块是“白土寨窑址”(村北窑址)。

正如诗人所预料的一样,白土镇发现石炭后,解决了冶炼燃料难题。此后不久,这里无论是冶炼规模,还是冶炼技术都达到了宋朝时期领先水平。被诗人称作“北山顽石”的利国一带,“地皆产精铁,而民皆善锻。”“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每一个冶炼窑口都有一定规模,“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往日默默无闻的白土镇,因为采炭冶炼,一跃成了徐州府,乃至北宋朝廷举足轻重的冶炼基地。就连抗击西夏的北宋名将大将军狄青,也曾经派专人来此监督冶铁,制造兵器。

白土镇离徐州咫尺之遥,曾经属于徐州所辖(如今属于安徽萧县)。徐州,古为九州之一,历朝历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于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月到任,元丰二年(1079)三月离开,前后一年零十一个月。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生活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徐州美丽的山水激发了诗人的情感,朴实的劳动场景拨动了诗人敏感而又多情的情思,在这里,他用豪放优美的笔调、独特的视角写下170余首诗词,后汇总为《黄楼》。以《石炭歌》为代表,这些诗词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或写景,或状物,或描写普通老百姓的劳动生活场景,无不透露出诗人的大爱情怀。今天,我们或捧读,或吟哦,都有一种激流穿胸的澎湃之感,诗人的生花妙笔写尽了山水,穷尽了胸臆,把中国的诗词推向一个高峰。晚清词坛大家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点评说:“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地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也。”

出了白土镇,遥望徐州,天空高远,秋色空濛。宋元丰二年三月,那里曾经发生老百姓挽住马头,割断马镫,依依不舍送别诗人离开徐州的场景。如今的徐州依然有苏堤、黄楼、放鹤亭、东坡石床、显红岛等众多诗人留下的古迹。一块貌似平常的石炭,记载着一段太守与百姓的情缘。一代诗人的功绩,让徐州子孙后代铭记,也令煤矿人敬仰。

还管它干啥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杨又被人狠狠“宰了一刀”。

合肥城隍庙的一家店铺免费赠送衬衫,拿到衬衫后,老杨中了一等奖,可要拿400元购买奖品——一次性照相机一部、人造革皮鞋一双。我拉着老杨要和店主论理,并要报警。老杨立马制止了我:吃亏人常在,得饶人处且饶人,老板如果不是生意上出现了困境,断然不会出此下策,更何况400元买了三样东西啊。老杨扬了扬袋子里的衬衫、皮鞋和相机,依旧笑嘻嘻的!

绿皮火车上,老杨又酣然入睡,老杨啊老杨!

时至今日见到老杨,我似乎真的明白了,他在用心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而我呢?

都说岁月是一把无情菜刀,会在不经意间削刻每个人的容颜,让人戾气十足,使其不堪。可老杨不然,笑容依旧挂在他的脸上。都说“相随心生”,面慈就是老杨心善最好的投射吧!

当石榴悬于枝头

单勇

当石榴悬于枝头
我想起那五月的花红
想起一颗,去年的老石榴
于高处俯视
她内心的火焰
点燃遍山的子嗣
和一个崭新的春天

当石榴悬于枝头
金色十月已近在咫尺
酒香,飘向远方
异乡的游子
再一次
备好丰收的钥匙

当石榴悬于枝头
一场七夕般的爱情苏醒
那个手托石榴的仙子
总是入我梦境
在一个名叫榴园的村口
等待一位
穿越前朝的书生
如时赴约的“得得”的
马蹄声……

燃烧一路春水

李德强

我在命运的河流里飘荡
有枯叶围绕含泪的花朵
知了不分季节的哀鸣
水草在久违的温暖里缠绕
生命的泉喷薄而出的是火焰
苦涩的梦里永远都有如影的孤单
谁在我沉睡的时候悄悄的诉说
既然选择了真实
就不要害怕偿还

躲避不了就迎上前去
生死不在乎时间
而会执着于说服自己的理由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
知道结果就好
失去的还会归还
得到什么样的风雨
就回报什么样的绿
千百次春归
千百次的潜藏
轮回总在莫名的进行

听远方的回响
你是否在传递爱的感动
山岳总在沙漠的背后躲藏
干渴不是因为骆驼瘦弱的缘故
只要时光穿越黑暗
路上会有许多幽深的花香
接受你的抚爱
绽放属于青春的露珠和温暖

老书页

郝均胜

不经意间
打开书柜里的一本老书
一朵雏菊蹦了出来

三十多年前
是谁摘下她藏在这里
我怎么问她
她都不说



爱意绵绵 苗青 摄

养花随记

王超

人活着,总要爱点什么。养花,我想,应该是不错的。

过去,或忙于事务,或无心于此,对于花,未免有些熟视无睹。至于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谢,大都不太关心,更不要说养花了。虽然,读过老舍先生的《养花》一文,但也仅仅是读过而已。至于《红楼梦》里黛玉葬花,总觉得有些矫情。现在,随着年龄增长,闲暇时间多了,对于高大上的东西,便渐渐地淡了。心也像湖水一样慢慢地沉静下来,开始逐渐留心起天气的阴晴、月亮的圆缺、昼夜的长短以及草木的荣枯。

佛家云:一花一世界。花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当我有了这样的念头时,妻子早已在花的世界里沉浸多年。

妻子是一个爱花的人,也是一个养花的人。不像我,喜则喜之,却不知喜从何来。她只要有闲暇的时间,就摆弄她的花草。花草多是普通的花,以绿植为主。以致于门前的空地上,室内的阳台上、案几上,乃至于墙角的空隙处,都摆满了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花草。有的种在盆里,有的栽在地里。有喜阴的,就放在屋里;有喜阳的,则放在屋外。放在屋里久了,遇到好的天气,就赶紧搬到外面,让花草,见见阳光,沐浴点和风细雨,见见外面的世界,与蜜蜂、蝴蝶、麻雀,以及不知道名字的羽虫,打个招呼,交个朋友。我想,这也许是最高兴的事情了。颇有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味道。待到或疾风、或暴雨,或酷暑,或寒冻时,就赶忙一盆一盆地搬进屋里,别让它晒着冻着。有的花,比较娇嫩,怕光照太强,还要给它打上遮阳伞或者遮阳棚。对于爬藤植物,还要给它搭个架子,便于它蜿蜒向上,充分争取阳光、风和水。

平时,妻还像个大夫一样,经常观察花草的健康。花长得不旺,叶子发黄蔫了,是不是生虫了,是不是肥料不够了,等等。然后,从花市上,买来治病的药,小心翼翼地或埋入土里或喷洒于叶上花上。花好了,兴高采烈的;花死了,难过了好几天。对于不懂的,每天,拿个手机搜索查阅。现在,互联网发达,还有卖花养花的视频节目,教你怎么栽,用什么土,施什么肥,注意什么,等等。要把学到的东西,观,现学现卖,因材施教,俨然一个花匠。

正因为用心于花草,花草有灵,草长得一片生机勃勃,花开得一片烂漫。春天里的花,自不必说了。仅夏天里的花,如昙花、竹节海棠、三角梅、海葵、茉莉、蓝雪花、月季、栀子花、紫薇、木槿,在这个夏天,都欢天喜地地绽放。当一朵花,刚打花骨朵时,妻都赶忙说,你看,你看,花快要开了。其喜悦,溢于言表。花一开,不但引来蜂蝶,左环右绕,更引来邻家,逐个欣赏,连声赞叹。尤其今年立秋,昙花开时,妻更是把它抱进屋里,挑灯看着花一点点地开,又一点点地谢。我戏谑妻说,这些花草,都是你的儿女呀,总算没有辜负你。妻听了,一脸的喜悦。

受妻影响,我也渐渐爱上了花。一见到花,无论是园子里的,还是路边的,总要驻足看一看,嗅一嗅。有的不认识,就打开手机查询,闹明白,它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习性,它从哪里来,人们赋予它什么,以及古今文人骚客的诗词歌赋,去怎么赞美它歌颂它。正因为这样,一来二去,对于花有了初步印象,也增长了不少知识,更有了一些浅显的思考和感性认识。

花,四时皆有。以春为盛,以夏次之,以冬为稀。然不论多少,花各有命,循天道而生灭。一花开,一花落。皆有因果。此花开,不是以彼花落为代价。不像人类,一将功成万骨枯。它们是,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冬天不羡慕春天的花,春天也不嫉妒秋天的果。所谓的百花齐放,争奇斗妍,那是文人作怪。把花的世界看成了喧嚣和斗争。因为有了比较,也就有了差别心。花就有了花王、花神、花仙子等三六九等、尊卑贵贱。这样不好。花,无论是次第开,还是在同一个季节开。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妙,各有各的活法。真的不需要,“人类”这个老人家瞎操心。

花草之美,天生地养。花,自有花的世界、花的哲学、花的逻辑。以人的心思去揣度花的心思,在花看来,未免有些可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子非花,又焉知花之乐? 人有时可以陪花坐坐,花有心情也会对人笑笑。

汪曾祺先生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每读到这段文字,心里总感到特别的温柔。人与花,人与自然,人与人,如果都能这样相处,那该多好!

邂逅秋菊小镇

李丽华

10月31日,跟随市作协来到四铺新庄“菊花小镇”,与秋菊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不经意的邂逅。

晋陶渊明独爱菊,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明高远心清之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谓菊为花之隐逸者也,宋末诗人、画家郑思肖在《题画菊》中则说:“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表现其慷慨激越忠于赵宋的坚贞气节。婉约词派代表宋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唐元稹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等等等等,传递出古人眼里的菊是隐逸清远、暗香幽雅、凌风傲霜、独守清奇的高洁品质。

“天下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如是,菊花更是种类繁多,各有风骨、各有表达。你看那盛开的白如雪的层层散落的菊瓣如天鹅舞,圆滚滚的粉丘乒簇拥着像粉嫩的冰激凌,丝丝绽开的金黄的礼花像古龙顶,肥厚浓烈的菊花头像大牡丹,还有金红、造型规整、典雅的金皇后、繁盛林立紫红浓烈的千头菊、典雅如水墨晕染的墨荷、精致华美的凤凰振雨、圆润饱满的西湖柳月、像一团“狮子头”的黄石公、洁白粉亮的玉壶春、花瓣最细最长的“十丈珠帘”、丝云缀雨、绿云、绿衣红裳,等等……在人群中行走在菊海里,看着广阔的蓝天和欢乐的人们,我的心突然大了、亮了,人飘忽起来,想笑、想歌唱、想奔跑、想跳跃,想拥抱风、想拥抱花、想拥抱一路同行的尊敬的老师们,想拥抱今天的盛世中国,想拥抱一切……

经常遇到类似的测验,什么像你? 你像什么? 亲爱的老师和朋友们,如果以花朵相论,你们都各自像什么花? 是富贵艳丽的牡丹、出淤泥而不染的莲,抑或是深谷幽兰、傲雪春梅? 尘世纷繁喧嚣,韶华稍纵即逝,穿越泥泞坎坷,透过薄雾浓云,我禁锢的心灵早已摒弃惶惑和违心,紧跟时代梦随心动,积极进取把握人生,就做一株隐逸高洁、坚韧独立、清心明目、暗香远播的淡菊吧,芬芳含蓄、缤纷秋野、傲骨清奇。